

庄子天下篇
讲疏

顧實著

莊子天下篇講疏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莊子天下篇講疏

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十七年八月初版

每冊定價大洋伍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作者

顧

實

發行兼
印刷者

上海寶山路
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

上海及各埠
商務印書館

COMMENTATIONS ON
CHUANG TSE'S TIEN HSIA PIEN

By

KU SHIH

1st ed., Aug., 1928

Price: \$0.50, postage extra

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., SHANGHAI

All Rights Reserved

自序

莊子天下篇者，莊子書之敘篇，而周末人之學案也（舊曰學案今日學術史）。不讀天下篇，無以明莊子著書之本旨，亦無以明周末人學術之概要也。故凡今之治中國學術者，無不知重視天下篇，而認爲當急先讀破也。雖然，讀破天下篇，談何容易！讀古書之難，有如攻金城湯池者然，非用盡方法，不能攻破也。其方法奈何？則可斷言曰，非熟玩莊子全書，則不能讀天下篇。有如「神聖明王，皆原於一」夫一者何謂也？則謂夫天地之德也。此非熟玩莊子書，不能下此斷語，而其他可知也。此一法也。非徧讀羣經百家之書，則不能讀天下篇。有如世史之守，六藝之典，百家所聞，皆數也。此非徧校羣經諸子書，不能下此斷語，而其他可知也。此二法也。是故不讀天下篇，則不可以讀莊子全書，亦不可以讀周末人著

書也。而不熟讀莊子全書，不徧通周末人著書，則亦不可以讀天下篇也。更進而
有要法者，則理會古人之語言詞氣是也。一曰識字，字尙未識而侈言發明，何異
白晝見鬼？昔人謂不通小學，則不可治經。余謂不通小學，則不可以治諸子。通小
學者，明乎文字之聲音假借，而正其訓詁；則不煩章句委曲，而奧義自闢。雖然，其
弊也，或失之破碎支離；故單獨此法，又不可以行也。二曰通文，文尙未通，而高談
學術，何異癡人說夢？夫溺於魏晉六朝文者，不可以讀周秦人之書。溺於近世流
行文者，更不可以讀周秦人之書。以其文脈語勢迥殊也。是以必枕藉於周秦之
書，沉酣而得其肌理氣息，以審定著書者之命意，必在此而不在彼。然後可下明
確之訓詁，而不至於破碎支離也。大凡真正周秦古書，研讀至此一境，無不文從
字順，犁然有當於人心；如日星之光明，如珠玉之皎潔，洵天下讀書之至樂哉！

然則合前并此，而共爲四法也。余惟用此四法，以讀破天下篇。天下篇之原

文，雖有由後人之誤讀誤解，幾於不可究詰者。然經余此番之博搜旁證，爲之講疏，一一理其癥結而恢復原狀，則文義之明，如日中天。庶幾闡先秦古哲久局之祕，發郭子玄以下千年之蒙，將天下之治中國學術者，莫不願得吾之書而一卒讀也。茲姑先舉十事，以爲讀吾書者之嚮引，可乎？

一曰明哲學之觀念也。嘗謂世界三大思潮，歐西思潮本於哲學的論理的觀念，印度思潮本於宗教的信仰的觀念，中國思潮本於社會的學問的觀念，不觀其會通，無以融和世界之文化。而中國羣經百家言，大本大宗，無不取象於天地神明之德，以成其內聖外王之業。然典籍美富，浩瀚難稽。獨此天下篇，不盈一握，展卷卽是。所記天人神人至人聖人君子百官萬民之七等人，具見上世政府社會之運行組織，相維相繫，大綱盡是矣。治上世哲學思潮者，誠不可不深注意於是也。

二曰明古學之源流也。嘗謂世界文明古國之復興，往往與其學者復古之思潮相消息。並非欲今日之社會，回復於古代之原狀也。不過今人之思潮，與古人之思潮，得有精神上之切磋，往往呈現奇異之色彩。是以對於古代學術之鑽研，不可不抱有洞源達流之奢望。吾國自秦火而後，書籍燒殘，歲歷綿曖，真象莫明。然試一讀天下篇，則世史之守六藝之典，百家所聞，有若三派。而實則以史爲本，六藝百家皆從之出而不可偏廢。其立言之明確，雖孟軻荀卿司馬談淮南王劉向劉歆楊雄班固之徒，無其公允也。

三曰明諸子之道術也。天道篇曰：「禮法度數刑名比詳，古人有之，此下之所以事上，非上之所以畜下也。」故天下篇略「世史之度數」「六藝之禮法」而不論。雖孔子之聖，蓋猶且以六藝垂教故而不與焉。是以諸子之道術者，神聖明王不作，而玄聖素王代興；皆上之所以畜下，而非下之所以事上者也。墨翟禽

滑釐宋鉞尹文彭蒙田駢慎到關尹老聃莊周惠施之徒，皆欲改革周道，而卓立乎其原有社會之上，各尊其所聞而自爲政。荀子天論篇曰：「慎子有見於後，無見於先；老子有見於拙，無見於信；墨子有見於齊，無見於畸；宋子有見於少，無見於多。」解蔽篇曰：「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，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德，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，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，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，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。」所舉寥寥諸子，與天下篇相出入，其盡是可知矣。然天下篇當以莊子終，而以惠施殿者，豈莊子自歎惠施死而無與言者，深惜其才，而以是寓微意歟？

四曰明名家之方法也。荀子正名篇曰：「名也者，所以期累實也；辭也者，兼異實之名以喻一意也。」故名辭二者有別，名屬今文字學之事，辭屬今論理學之事，特古人總屬諸名家言耳。刑名本下之所以事上，自聖王沒，名守慢，奇辭起，而上躋於內聖外王之業。或以廁諸希臘詭辯家之列，殆非其倫也。自墨子倡導

其「言無務爲多而務爲智，無務爲文而務爲察」之說，辯經之作，端緒旣引，惠施公孫龍之徒，接踵繼起。然「雞三足，卵有毛」諸說，用何方法而成其名家言，從來承學之儒，未免盡人墮入五里霧中也。今者雖若鄒衍所指「辯者有五勝三至」，不復可考，要爲審其名實離合之故，則名家之方法，猶略可推見焉。莊子論惠子曰：「其道舛駁，允哉！其舛駁也。蓋明其方法而玩其辭趣，則鉤鈇析亂，蒙譏固宜。然而顯物理之微，則今科學之精神也；崇汜愛之旨，則今人類界之福音也；又非自有其卓乎不可磨滅者在哉！」

五曰明文法之優異也。司馬遷稱「莊子善屬書離辭」，故莊子一書，實爲中國獨一無二之奇文，然其行文又未嘗無法度也。有如天人神人至人聖人君子百官萬民之七等人，註家皆以爲此不過呆敍七等人而已，以致上下文氣阻隔難通。不悟此正敍內聖外王經世之方術，並非呆敍七等人。苟明乎此，則上下

文氣，自無不貫穿者矣。又如敍墨子發端二語曰：「爲之大過，已之大順。」自陸德明釋文已誤大爲太，致不可通。遂又改讀已爲以，讀順爲馴爲甚，終不可通。不悟古人文字，夾敍夾論，而論有大開大闔者。此二句發端卽爲大開大闔之議論，無殊當頭棒喝。正是言墨子「爲之大過誤，已之而不爲，乃大順理。」若是，則不煩改字，而自通暢矣。又如曰：「我必得活哉，圖傲乎救世之士哉。」二句，解者多以爲上句連曰字，是引宋鉞尹文成語；下句是莊子論贊語。遂致「圖傲」二字，任何改讀，亦不可通。不悟此二句皆引宋鉞尹文成語，乃反言「我豈爲自己必得活命哉？」豈意圖傲彼救世之士哉？」以明其真爲救民救世之本意，則正無煩改讀而自通暢矣。又如「以謬悠之說，荒唐之言，无端崖之辭，時縱恣而儻，不以鯀見之也。」舊解以此段爲指莊子之書而言，遂致鯀字無法可以講明。不悟鯀奇同字，正是莊子看得古之道術者，所爲謬悠之說，荒唐之言，无端崖之辭，認爲

尋常之事，不以奇怪視之。如是，則字字著落矣。其餘尙多，不遑枚舉。又如「冷汰於物」句，「常寬容於物，不削於人」句，「不傲睨於物」句，「應於化而解於物」句，凡六於字，在通行文法可省，亦其異於他書者。

六曰正句讀之錯誤也。舊註家不但章段欠明，又且句讀多誤。甚矣讀古書之難也。有如「皆以其有」句，郭注連下「爲」字讀，宣穎王先謙已正其誤矣。又如「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」句，郭注離爲兩句，王念孫已正其誤矣。又如「夫充一尙可曰愈貴道幾矣。」舊解句讀多不安，今讀「夫充一」句，「尙可曰愈」句，則辭圓理順矣。又有舊句讀本不誤，而時賢誤讀者，如「好學而博不異」句，本不誤，章炳麟誤讀「好學而博」爲句，「不異」爲句。又如「以調海內」句，本不誤，梁啓超誤連下文，改「請」字爲「情」讀，「以調海內情欲」爲句。又如「施存雄而無術」句，本不誤，或讀「施存」爲句，「雄而無術」爲

句。皆於文義有未安，今悉審正之。

七曰正註解之違失也。舊註解甚多，徧檢無益。第觀重要諸家，猶且發見違失之處，而亟待改訂者不少焉。有如「兆於變化」之兆字，宜讀爲逃。「猶百家衆技」之猶字，與由通。「好學而博不異」之異字，宜訓別擇。「九雜天下之川」之九雜，與收拾同義。「不足謂墨」相謂別墨之兩謂字，均與爲通。「別墨」之別，與「別宥」之別，同讀彼列切，訓辯別也。「語心之容」之容字，不當讀欲字。「以𩑦合驩」之𩑦，卽𩑦字，𩑦赧一聲之轉。「冷汰於物」之汰字，與泄通；實借爲怵，訓狎也。「將薄知而後鄰傷之」之鄰字，與憐通。「謏𦇧」之不當訓謏，託。「輓斷」「𦇧斷」之不當訓刑剗。「磨石之隧」之隧字，與遂通。「其風竄然」之竄字，與值通。「巍然」「歸然」之魏歸同字。「敖倪」之卽傲睨。「瓌瑋」之卽傀偉。「連狎」之卽連卷。「諛詭」之卽弔詭。「稠適」之卽調適。

「天與地卑」之卑字與比通。「鏃矢之疾」之鏃字，不必改讀鏃。「其塗隩矣」之隩字，與溷通。今悉依據舊文雅詁，更爲新詮塙解。頗採近儒時賢之說，而自下己意爲多焉。

八曰正傳本之訛乖也。有如「名山三百」之山字，依俞樾說，當作川。「禹親自操橐耜」之橐字，依釋文當作橐。「不苟於人」之苟字，依章炳麟說，當作苛。「以此白心」之白字，依釋文或本當作任。「時恣縱而不黨」句，依釋文無不字。「至不絕」之至字，依偽列子引，當作物。皆字形之訛乖，甚顯著者，今悉更正之。乃若以音聲通假者，則多存古字，不復改易焉。

九曰正家法之淆亂也。墨翟禽滑釐爲一家，宋鉅尹文爲一家，彭蒙田駢慎到爲一家，關尹老聃爲一家，莊周爲一家，惠施爲一家，凡六家，不盡與二劉七略別錄之分家同也。大抵家各有其主張，人各有其學說，界限綦嚴，不能混并爲一

談也。更綜合之，則墨翟宋鉞惠施三家皆有爲派也。慎到隨物，老聃莊周乘物，雖各不同，而爲無爲派則一也。是三家有爲，三家無爲，又共分兩大派也。凡作注解者當然不能不有以嚴別之也。然而自來注家，大致參以禪理，某爲外道，某爲正覺。甚至惠施亂名，而與破相通宗。則是治莊周惠施於一爐，莊周何必惜惠施駘蕩之才，而公孫龍亦何必聞魏牟之言而逸走哉！此誠不知家法之過也。今既發明名家之方法，與其餘諸家，各隨文詮釋，務使原文自明，有條而不紊，有證而不誣，則家法亦自分明矣。

十曰正時賢之附會也。「關尹老聃建之以常无有，主之以太一，」章炳麟說之曰：「建之以常无有者，如實空也。主之以太一者，等同一味唯一真如也。」此不揣其本而齊其末，拾宋明人之牙慧，而重爲唾欬珠玉於輓近學術界者也。不悟徧檢老莊二書，及周秦百家書，從未有以「无有」二字連文而可不連讀

者也。則「常无有」三字連文，如之何其可截分三事而以配彼佛說之「如實空」也。太一者，太一形虛也。大通無形有形而一之也。則又如之何其可配彼等於耶教上帝之真如也。是時賢之附會不可從者，有如此矣。莊子書衆家本，唐後盡佚。羣輔錄乃六朝人僞托之書，其引「相爲別墨」句，與今傳郭象注本作「相謂別墨」者不同，「謂」作「爲」字，當是所據本，勝於郭注本。蓋別墨者辯墨也。辯別墨家之道也。相爲別墨者，指相里勤之弟子，與南方之墨者，相爲爭辯墨家之道，欲別黑白而定一尊。故下文言「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，以綺偶不侔之辭相應，以巨子爲聖人，皆願爲之尸，冀得爲其後世，至今不決」也。乃自郭注成疏誤解別字，以致上下文不一貫。今之時賢，遂聚訟「別派之墨學」，豈知墨家貴兼不貴別，何其誣墨學之甚也！又況今存一部莊子書中，「別」字凡五見，天下篇二盜跖篇一皆讀彼列切，訓分別也，無作派別之義解者。吾知時賢必有聞

吾之說，而啞然失笑者矣。

以上所明者五，所正者五，略見余書之不苟作，而其詳則具書中焉。昔韓非著外儲說篇，載有郢書而燕說者，余之此疏，其庶免乎！若夫莊子此篇之作，舉天下之鉅學，始墨翟，終惠施；一憫其才，一惜其才，殆假有爲之失道，而愈以見無爲之得道也。儒家荀子不苟，解蔽，禮論，富國，諸篇，間接爲莊子張目。而墨翟惠施之愛仁好智，甚近唯物主義者，咸受抵排。倏忽千載，亦幾於沉淪而不返，湮沒而不彰矣。乃邇自世界交通，人類之智識界線，接觸頻煩。於是向之被抵排者，大有復活之現象。此豈第見古書之彌可寶而已，懍人智之無窮，羨公理之日昌，不更可見人類之所以可貴，尤在乎其心識之卓然有以自立哉！民國十四年乙丑夏，律師顧實自序於國立東南大學之六朝松下。

是歲，東大拒長風潮方劇，同志謀建中山大學，無成，私立中山中學，施君

憲民與余主其事，大遭當路之忌。而余沉冥作此書，如醉如夢。兒子元章病於上海，誤信西醫之說，不肯服中藥。回南京而後，必欲往廬山牯嶺，遂死普仁醫院中。余以一身，拯救不及。疲於舟車之役，傷於骨肉之痛；自罹喘急、暑疫、劇痢、咳血諸症，甚危。幸自知醫，得不死。嗣又執教鞭於滬上各校，僕僕不遑。此稿遂擱至丙寅歲，寒假始得結束成書。豈人生斯世，必飽更憂患，而後得與知至道之樂乎？丁卯仲春，顧實記。

參考書

莊子（晉郭象注 附釋文 通行本）

南華經解（清宣穎著 通行本）